

S生活感悟

henghuoganwu

做有趣味的人

□张培胜

人际交往中,那些对各样事物都充满情趣或开朗豁达的人,总是在交往中处于优势,喜欢和他交往的人也多,按时尚的话说,这些人算是有趣味的人。

有趣味的人对世间的人和事,皆有明智的看法,面对难处不惊不扰,面对喜事不过分张扬和猖狂,没有云淡风轻的淡处,更没有横冲直撞之鲁莽。即使面对讨厌自己的人,也能在危机中化解矛盾,或是在尴尬中轻松解脱。可以说,有趣味是处理人事、智待生活的理性表达。

美学家朱光潜把人分成了两类:一种是情趣丰富的,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,而且到处寻求享受这种趣味;另一种则是情趣干枯的,对于许多事物觉得没有趣味,也不去寻求趣味,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。他说,后者是俗人,前者是艺术家。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其实就是人生的情趣化,情趣愈丰富,生活愈美满。

于普通人而言,我们不可能达到朱光潜这种对人对事的境界,但我们可以平凡人平凡事找到自己

快乐的支点。人生只不过是一过程,身处什么样的生活境地、位于什么样的人生平台并不是代表快乐的多与少,幸福的大与小,心怀趣味,就算是一株小草那么渺小的人,也可以找到大情怀,寻到大智慧,得到大幸福。幸福没有绝对定义,快乐根本没有衡量的标尺,只有自己的心灵感受才可以做出正确的评判。

重点大学毕业的小张并没有选择到大城市工作,而是选择了故乡的小县城坚守,原因很简单,父母身体不好,为了他上学辛苦大半辈子,他想离家近点照顾父母,给他们安宁与快乐,多么有趣。县城的工作发展空间有限,但周末可以回到农村,陪父母养鸡种菜,其乐无穷,这种快乐与安逸是无法用财富替代的。有人反对他这种想法,觉得在大城市工作,钱多,生活条件好。小张不以为然反驳道,农村生活有趣!一句话把对方说得哑然走开。

我很赞同小张的想法,能够在生活中找到有情趣的人,定然是热爱生活者。何况小张还把照顾父母作为自己工作的归途。人生有父母

陪伴,有父母的爱相伴,生活情趣就有了基石,就有爱的翅膀,走在哪都可以腾飞,都可以达到幸福的绵长,这样的生活不正是我们每个人所想得到的吗?

情趣与才华无关,与地位、钱财无关,只与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有关,与心灵的感受有关。两个有趣味的人在一起,什么话题都可以找到聊天的焦点,可以说出一两个快乐来,可以说,有趣才是最大的才情。当然,趣味里更多的是幽默,但光是幽默似乎还不够,还要懂得欣赏和感受,如此,才能领略趣味之美,感慨生活之乐。



J精粹短文

ingcuiduanwen

箴言

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咕,心胸开朗,乐观愉快,吃也吃得下,睡也睡得着,有问题则设法解决之,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。

季羨林

要是你一直不肯抹干眼泪,又怎能看到前面一片美丽的风景?谁不曾跌倒、伤心、难过和沮丧?挥别泪水、咬着牙走下去,人生自会有另一番际遇。

张小娴

F非常感受

eichangganshou

鸟是树上的花朵

□高明昌

桃树的叶子一张也不剩了,只剩下一副乌黑、弯曲的身板,硬朗、冷峻也肃杀,不敢想象来年后,这树会长出桃叶和桃花。后来又看见银杏落叶了,银杏树真好,落叶片片金黄,落在地上就像晚霞铺地上,悦目又暖心。落叶最慢的是柿子树,今天落几片,明天落几片,不急不躁。守节气,守时辰,这让我想到了树的自律。冬天了,冬天就是要过冬天的日子,树知道,人也知道。

11月的柿子树冠还是碧蓝的,而且浓郁,树上挂着成百上千的柿子,有深黄,有浅红,有淡绿,人还吃不得。但有几只浅红的柿子已经破相,上面戳着几个洞眼,大的洞眼是圆形的,黄豆般大小;小的洞眼是尖角的,像荠菜的花瓣。母亲告诉我,这是鸟儿啄的。母亲又说,鸟儿啄是好事,树就不需施肥了。我说嗯。我一直喜欢鸟在树上的样子。鸟在树上,鸟就成了树上的花儿。

第一个来柿子树的鸟儿是勇敢、聪明的鸟儿。它来了,一个俯冲,就钻进了树叶里,蹲在树枝上,树枝就上下颠动了。鸟左右环顾后,喳喳三四声。不一会儿,第二只鸟来了,两鸟就开始齐鸣,后来就飞来第三只鸟,第四只鸟、第五只,最后远方飞来了一群鸟,挨着先后降落在柿子树上。这正好与花开一样,花是慢慢开,一朵朵开,鸟是慢慢来,一只只来。比人都讲究纪律,讲究秩序。

但更多的鸟儿是在别的树上。鸟儿都飞向了喜欢的树,香樟树、无花果树、梨树、橘树、杨树。杨树的树枝,倒垂的少,斜伸的多,但都干净、利落。长长的,软软的

树枝,横生着,交错着,阳光一照,树就变成了紫灰色,嫣红色。秋蚊子,旱蜘蛛,各种飞虫,都在树上。风吹过,树枝就与鸟儿蹲枝的时候一样,树枝被抖动了,落叶就像花瓣儿轻盈飘入地上,与树根在一起。

树上的鸟儿从不停歇自己的生活,它们喜欢在树枝上呼朋唤友,喜欢在树上伸颈探脖,喜欢在树枝上走来跳去,喜欢在树枝上唱歌舞蹈。一只鸟的歌唱,会引来一群鸟的高歌,一只鸟的舞蹈,会引来一群鸟的跳跃,它们使得寂静的树枝颤动,使得呆板的树枝产生活力,使得树木上的冬天不再寒冷。不消说,鸟在树上,就是花在树上,树的每一段时光就与花一样生动、活泼、喜庆、温暖。

树枝上的鸟比地上的花朵更有看头。地上的花儿,无法从春天开到冬天,但树上花做到了;地上的花,无法在顷刻之间开到东又开到西,但树上的花,眨眼之间可让每一根枝上都开满花儿;地上的花,很少听到花的歌唱,但树上的花,可以低吟,可以高歌。说一只鸟,一群鸟,在树上焕发生机,在人间创造美丽,那是真的。无论到什么地方,有树就有鸟,有鸟就会有热闹,那也是事实。

在家乡田野边上,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,鸟儿们一直都在树上。枝繁叶茂的时候,小鸟飞进树里,又飞出树外,我们看见了小鸟的飞翔过程;树儿光秃的时候,小鸟依旧在树上看看地又看人,我看见的是鸟儿的飞翔结果。鸟在树枝上,寒树就不寒。鸟儿从来就是树上的花

朵。它们出没在树木之间,化身美的使者,与绿叶一起舞蹈,与寒枝一起取暖。

这些树真美丽,麻雀来了,树上就多了两条白色隐秘的花纹;戴胜鸟来了,树上就有了黑色羽毛的柔软;斑鸠来了,我们知道了葡萄酒色的美丽神韵;白鹭来了,树上又出现了一道道的白光;鸽子来了,树上的就多了黑白色彩的魔幻。这些颜色,在树上处处飘动与闪现,组合自如,变幻无限。这是树上鸟儿的权利和义务,敢问还有哪处有这样的仙境?我想,树有资格说,我这里有。

冬天的许多生机来自树,来自鸟,更来自花。



N耐人寻味

airenxunwei

经得起细看

□程筠

野地郊游,意外被路旁一地碎花绊住了脚。林林总总的粉红小花,洒在绿丛中,像一块芙蓉晶跌在地上,溅得五零四散,好似满天星。细细一认,原来是麦蓝菜。

麦蓝菜,的确常常被误识为满天星。折来一束,攥在手心,这种一开就是千言万语的花,很难让人拎出一句重点。于是,顺手采来一点皱椒草,掺在其中。自以为,碎花繁密,皱叶两片,一下子就让这束花有了可读性。

细花看尽,还有皱叶沟壑纵横,就经得起细看了,自然也就有了可读性。

码字多年,深知文字的可读性必不可少。一则故事,语言清淡如水,读的便是其中情理,摇晃得动读者的心,

才算是有了可读性。一篇散文,东一笔西一笔,随势流水,读的便是其中意味,读者产生共鸣,自然拍案叫好。

文章的可读性,便是其中的余味。目光走遍字里行间,心中还会留下挥之不去的光影。光影停留愈久,文章的可读性就愈足。

可读的电影、音乐、绘画作品,经过了耳目,同样还要在心里撞击回荡。止于耳目的,可能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道理,发生在心里,才会变成自己的逻辑。艺术作品的可读,不是好看或不好看、好听或不好听,倒更像是一阵风,落叶开花,翻江斜竹,总会留下深深的痕迹。

这样说来,生活也得有可读性。想想,酸甜苦辣的日子遍尝,嬉笑怒骂的时刻尽有,此番人生,一定会读来心驰,读来神往。